

■ 学前研究述评

儿童哲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马佳丽¹, 卢清²

(西华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0)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儿童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学者对儿童哲学的研究经历了对国外有关儿童哲学著作的翻译引进、对儿童哲学理论的思考、儿童哲学相关课程开发等阶段。但是,儿童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困境,对儿童哲学内涵、儿童哲学中国化、儿童哲学理念传播、儿童哲学课程普及等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化。

关键词: 儿童哲学;研究现状;展望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07-0134-04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7.033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Children's Philosophy

MA Jia-li¹ LU Qing²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0, 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consultation is mainly applied in this paper to approach Children's Philosophy in China. The focuses of the studies of Children's Philosophy in China change from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works to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then to the research on relevant courses. However, difficulties still exist in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more attentions and efforts should be given to it.

Key words: children's philosophy; present situation; prospect

儿童哲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型哲学教育理念,其中李普曼主张“给儿童哲学”,即提倡通过外在的教育和课程促进儿童批判性思维的发展;马修斯主张“儿童的哲学”,认为成人应尊重儿童的思维,以儿童的视角来看待物体,了解儿童的哲学思考,从而欣赏儿童。本文通过对我国儿童哲学研究的过程及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试图总结我国儿童哲学研究的成就,并对儿童哲学未来的发展提出展望建议。

一、儿童哲学的研究缘起

“哲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极具内涵、深奥、艰涩、难以理解的代名词和学科。“儿童哲学”对于

人们而言或许更加陌生,甚至会有人提出疑问“儿童怎么会有哲学?他们怎么理解哲学?”众所周知,儿童哲学发展的大本营在美国,儿童哲学的发展并不是突然兴起,而是在历史的长流中逐渐积累、变化而成的。在中西方的古代,儿童依附于成人社会,受成人支配,虽有一些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类的哲学家意识到儿童的独特特质,却较难融入到当时的社会意识中。文艺复兴时期,卢梭的“自然教育”、洛克的“绅士教育”给儿童的世界带来了曙光。之后,随着“实验心理学”实验室及学科的创建,“儿童心理学”越来越多受到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重视。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蒙台梭利儿童观等均为“儿童哲学”诞生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 2016-04-16

作者简介: 马佳丽,女,河南许昌人,西华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卢清,四川平昌人,西华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对本国的教育研究显示,美国学生虽然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考能力却在降低,并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因此,学者们开始反思当时的教育并总结反思到:不仅要教学生思考什么,更应该教学生该如何思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批判能力。儿童哲学的提出者李普曼也正是在看到他的学生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缺乏运用逻辑思维的技巧之后才提出要创办儿童哲学课程,从小培养儿童的逻辑推理、批判反思和语言表达等思维能力。

1974 年,台湾学者杨茂秀将李普曼的儿童哲学小说《Harry Stottlemeier's Discover》译成《哲学教室》引入台湾,自此,儿童哲学理论与中国结缘。在二十一世纪之前,儿童哲学并没有得到太多学者及实践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直到 21 世纪之后,随着 2001 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幼儿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幼儿教育要尊重儿童,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促进幼儿富有个性化的发展。儿童哲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及教育工作的关注和研究。儿童哲学教育现已在上海、河南、云南等地开展实验,一些学校教师在专家学者的帮助下现已较为成功地研发了一些园本儿童哲学课程,而且对儿童哲学教育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地逐渐深入发展。

二、儿童哲学研究现状

笔者以“儿童哲学”、“儿童哲学研究”、“儿童哲学概念”、“儿童哲学研究综述”等为主题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中检索,选取 1985 年至 2016 年间与“儿童哲学”相联系的篇名、摘要、关键词等相关文章,共收集到论文样本 250 篇。同时,将我国三十年的儿童哲学研究历程以图表的方式呈现出来,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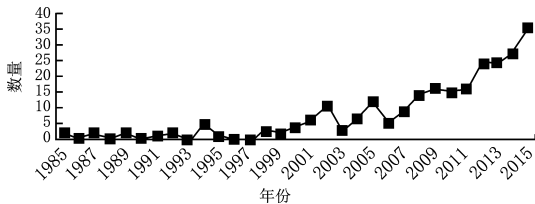


图 1 儿童哲学文章数量趋势图

从以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21 世纪之前有关儿童哲学研究的文章数量较少,且多集中与研究对国外“儿童哲学”这一新教育理念的引用和和意义探讨。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国有关儿童哲学的文章逐

年增多,儿童哲学校本课程的开发、儿童哲学的作用、儿童哲学的内涵等相关研究被人们关注。儿童哲学研究热的兴起,首先离不开国家对幼儿教育的重视,其次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更多的学者、教师、家长开始重新审视幼儿教育,尊重儿童的天性,平等的与幼儿对话。中国三十年儿童哲学研究分为两阶段进行分析探讨,以 2001 年为中间点,2001 以前为第一阶段,即初步萌芽阶段;2001 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即快速发展阶段。

(一)儿童哲学初步萌芽阶段

通过对 2001 年(包括 2001)之前的文章进行归纳分类,笔者发现,在这一阶段国内学者对儿童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外李普曼儿童哲学理论的阐述和评价。

李普曼的儿童哲学观(Philosophy for Children)是这一时期学者们较为关注研究的新型哲学理论,李普曼以哲学的视角观察思考基础教育薄弱的社会问题。^[1]李普曼向来认为哲学教育是人们形成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效途径,促进人们思想灵魂的解放。在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他发现美国的学生知道思考什么,却不知该如何思考,即缺乏一定的逻辑推理和思考能力。因此他主张美国的基础教育要开设哲学教育,促进儿童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和发展,即教儿童感知、感受推理、辩证思考的过程和方法。基于此理念,李普曼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创办了儿童哲学促进机构并编写了第一部儿童哲学教材,通过实验证明带有哲理性的小故事能够促进儿童思维的发展。在中小学的儿童哲学教室中,李普曼主张通过以故事和小说为内容,对话和小组讨论的方式开展儿童哲学教育。此外,儿童哲学促进会不但编写了系统的哲学教材、统一的教学程序和方法,还配置了配套的教师手册。总而言之,李普曼的儿童哲学观就是以哲学的思维辩证看待基础教育的发展,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应该教会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哲学教育恰好弥补了这一点的不足。儿童哲学教育运用儿童熟知的一些生活化的故事和小说,通过对白和群体性的探究,了解不同的逻辑思考方式方法,反思自己的思考逻辑,学会批判的思考和推理,从而能够“举一反三”。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儿童的推理能力,帮助他们发现和掌握推理的规律,实现对众多事物的正确认识。^[2]

(二)儿童哲学快速发展阶段

1. 儿童哲学内涵研究

莎士比亚曾说过:“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社会、政治、文化、地域的不同导致人们看待、理解事物的思维不同。因此,儿童哲学理论思潮发展的四十余载中,国内外学者对儿童哲学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

众所周知,李普曼的儿童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强调通过外在的思维训练方法促进儿童哲学逻辑思维能力的的发展。而美国另一位儿童哲学先驱——马修斯则提出“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hood),认为儿童本身的发展、话语、行为就是其哲学,而成人却未曾发现。马修斯主张增加与儿童之间的对话,倾听儿童话语间的逻辑思维、哲学含义、认知或道德方面的问题,欣赏儿童。同时,理解儿童哲学也是为了帮助成人认识自然、理解成人哲学(或哲学本身)的意义。总而言之,李普曼与马修斯思考儿童哲学理论的出发点不同,李普曼用哲学的视角思考儿童教育,提倡用哲学的对话及方法提升儿童推理与批判思维。而马修斯则从理论的角度,将这一概念系统化、学科化,^[3]他认为,儿童哲学是哲学的分支之一。

刘晓东认为儿童有自己的哲学,儿童的哲学源于儿童的讶异,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困惑。此外,刘晓东认为儿童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不仅包括“儿童的哲学”,还包括“童年哲学”和“儿童哲学探究计划”。其中“儿童的哲学”可以界定为儿童关于世界的观念,既包括儿童的好奇、困惑、探究,也包括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广义的“儿童的哲学”可以涵盖儿童的科学、儿童的伦理学、儿童的艺术、儿童的宗教、儿童的文学等,也即可以涵盖儿童的整个精神世界。^[4]高振宇从儿童哲学这一理念及作用上,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即主张训练儿童思维技能和思维习惯的狭义的儿童哲学;不仅仅局限于思维训练,更关注儿童哲学探究的过程体验,注重提升儿童的整体哲学素养的中义儿童哲学;以及等同于儿童精神或儿童精神世界的广义儿童哲学。^[5]基于上述对儿童哲学的分类,刘晓东指出儿童哲学启蒙可以表现为三种类型,即作为思维训练的哲学启蒙、作为智慧探求的哲学启蒙以及作为文化陶冶的哲学启蒙。

现阶段我国对儿童哲学内涵的理解与定义虽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是也不再局限于李普曼式的儿童哲学,而是在充分理解李普曼式儿童哲学的基础上,提倡不仅要训练儿童哲学思维,更要理解儿童内在的哲学精神世界。

2. 儿童哲学实践研究

儿童哲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传入我国以来,

我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对儿童哲学的理论和相关问题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以期儿童哲学更加适合我国的教学方法、课程教学模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在开展儿童哲学教育的方法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应着重思维的训练,即儿童哲学应该采用对话学习法发展儿童的思维技能。儿童要遵守对话规则,以哲学为内容展开对话,教师应该采用各种言语技巧组织对话学习法的进行。^[6]邵燕楠则认为,可以通过群体探究的教育情境和教育方法,以儿童自己对哲学问题的认识为内容,训练儿童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发展。^[7]还有学者强调智慧探求的哲学启蒙方法,研究者认为,知性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判断、分析、推理的认识能力。缺乏知性基础的理性主义教育否认儿童的哲学潜能和追求,进而剥夺儿童接受哲学教育的权利。儿童哲学应该基于知性认识论,培养儿童独立思考能力,激发儿童创新情感和意志,升华儿童精神生活和生命意义。^[8]陈红则从自身参与六一小学自主开发“儿童哲学”校本课程的十年历程,介绍了儿童哲学课程教材的目标、选材原则(生活性、发散性、多义性、可读性、哲理性、趣味性)、主题(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群)、内容和体例(故事乐园、思维泡泡、智慧链接、智慧提示)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宝贵经验。^[9]

在儿童哲学发展中国化的问题上,黄彬、魏桂军认为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讨论与探究,让儿童加深对中国经典文献的理解,从而使哲学原理感性化、生活化,以便让传统文化的意义深入人心。^[10]张建鲲、庞学光认为儿童哲学的中国化要立足于传统文化以及学校教育现实,探求儿童哲学课程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优化国外儿童哲学课程所隐含的教育哲学观念,对影响儿童哲学课程普及的体制进行改革,特别指出儿童哲学的普及有赖于教师教育观念的变革。^[11]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利用民间文学,如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等的讲读与讨论,使儿童了解和明白一些简单的哲理,促进儿童的思考能力、思维方法和想象力的发展。^[12]

在儿童哲学实践探索层面,我国不但在小学课堂中引进儿童哲学课程,而且也创办了以儿童哲学为主题的幼儿园。目前上海市的六一六小学对儿童哲学课程的开展是较为先进的。从社会、学校、家庭等三方面构建社学家互动式的儿童哲学微课程,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13]此外,在儿童读物方面,涉及

儿童思维和品德发展的儿童绘本也将会发布。^[14]

三、儿童哲学研究展望

第一,儿童哲学内涵的研究有待深入和全面。通过文献可以发现,更多的将儿童哲学理解为一种思维训练的课程,借助儿童哲学来开发儿童的逻辑思维、激发儿童的创造性思维,这实际上窄化了儿童哲学的范围。目前,我国儿童哲学的研究过多的集中于对儿童哲学实践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社会、学校、家长、教室、教师该通过哪一种途径,或者选取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来进行儿童的哲学课,更多的将儿童哲学看作是一种单一的学科课程,研究通过讨论、对话、家园合作、微课程等方式手段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忽视了儿童哲学“是什么”和“为什么”等方面的问题。我国学者多数集中于李普曼提倡的儿童哲学观,即课程、实践方面的研究,而轻视了马修斯的儿童哲学观,即忽略了到底什么才是儿童的哲学,教师、家长、社会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观念来对待儿童的哲学。

第二,儿童在哲学中国化研究要建立在对外国研究比较、反思基础之上。“我们是积极的拿来主义者”,但是,对于国外的一些先进理论,我们在最初借鉴阶段总是容易出现盲目的跟风现象,而忽视了我国的发展现状。因此,对待儿童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我们要认真的考量儿童哲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如何将国外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哲学观念融入到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去。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指引下,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儿童哲学教育,培养有先进思想的儿童。

第三,儿童哲学理念的传播仍需加强。我们更多的集中于如何开发“儿童哲学”这一课程,而却忽视了自上而下的向广大民众及教师传播儿童哲学这一理念及其意义,这样做容易造成上层教育理念与社会实践的脱节,从而抑制儿童哲学教育活动的发展,或致使已在开展的儿童哲学教育步出歧途。所以,教育部、高校专家或幼儿园等应当积极向民众普及儿童哲学教育理念,尤其要重视教师儿童哲学理念素质的提高,引导教师要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个学生或儿童。

第三,儿童哲学课程的普及。目前,就我国而言,没有统一的或者权威性的机构和部分对儿童哲学研究进行管理和资助。儿童哲学作为一门相对高

深的学科而言,只是在少数城市中开展,而对于大部分的地区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尚属闻所未闻。此外,在已建立了儿童哲学教育实验学校的地地区,学校对儿童哲学的理解仍较浅显,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的儿童哲学研究也只是基于本校老师的部分园本研究,缺乏各个地区之间名师的交流和权威学者的指导建议。因此我国有必要成立由专业人员和民间机构发起的儿童哲学研究中心,大力指导儿童哲学的推广和积极推进相互交流。

[参考文献]

- [1] 乔寿宁. 李普曼儿童哲学教育评价[J]. 山西大学学报, 1987(3).
- [2] 张诗亚. 李普曼的儿童哲学观概说[J]. 教育评论, 1989(5).
- [3] 钱雨. 儿童哲学的意义——马修斯与李普曼的儿童哲学观辨析[J]. 学前教育研究, 2009(9).
- [4] 刘晓东. 儿童哲学: 外延和内涵[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 [5] 高振宇. 儿童哲学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1.
- [6] 邵燕楠, 张芝亚. 在对话中学习——儿童哲学对话学习方法浅见[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2002(1).
- [7] 邵燕楠. 苏格拉底与六岁孩童——儿童哲学课程管窥[J]. 外国教育研究, 2002(9).
- [8] 于忠海. 知性缺失与儿童哲学教育反思[J]. 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 2008(4).
- [9] 陈红. 我们这样开发校本课程的——《儿童哲学》教材开发实践研究的十年历程[J]. 上海教育科研, 2009(7).
- [10] 黄彬, 魏桂军. 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进程的思考[J]. 科教文汇(上半月), 2006(9).
- [11] 张建鲲, 庞学光. 论儿童哲学课程在中国的普及[J]. 全球教育展望, 2009(1).
- [12] 高艳艳. 民间儿童故事中的哲学与思考[J]. 新西部, 2009(24).
- [13] 张蕙. 一种新课程的诞生: 构建家校互动式儿童哲学微课程[J]. 上海教育科研, 2014(8).
- [14] 李超. 国内首套原创儿童哲学绘本发布[N]. 中国青年报, 2014-04-02.

[学术编辑 甄丽娜]

[责任编辑 熊伟]